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

QUALITY

如梦年华

台声出版社

如梦年华

〈香港〉 岑 凯 伦

台声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梁 源 封面设计：翠 云

如 梦 年 华

(香港)岑凯伦

台声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32 开本 10.125 印张 216 千字

1989 年 7 月第一版 198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62-116-2/I·179

定价：3.95 元

是上班的忙碌时间，中山北路上的车子首尾衔接，拥挤得水泄不通。初春的寒风从安全岛的树梢头掠过，吹不进车窗打开的车厢内。

红灯使车子停顿下来，诸雯略感一点焦躁。第一次去见人，她不愿意迟到。她按捺住自己浮动的心情，看了看手表，差五分九点。爸爸要她九点去，见董事长去得不能太早，但是，诸雯有她自己的做法。

车子不久就在那座威武壮丽的大厦门口停下，诸雯打开皮仓付车钱时，计程司机羡慕地看着大楼说：

“小姐，你在这里上班？”

诸雯笑了笑，未置可否。她原不是个深沉的人，但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里上班，能不能——在这一上午就可决定。

绕过大楼前的喷水池，从侧门进入电梯，诸雯故意冷静地看自己，原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，几年来的工作和求职经验，她已不容易激动了，只是她爱这个环境，希望能在这座楼里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。

下了电梯，转入走廊，走廊的一边是长长的窗子，一边是“新亚塑胶公司”的辉煌招牌，公司的大门大开着，玫瑰和各色半萎的花篮堆得到处都是。

门里门外，到处是忙碌的人群，大步走着、谈着、笑着，对诸雯的来临并不在意。

诸雯走到长长的柜台面前，一眼看中一位白白嫩嫩的美丽小姐。

“请问董事长来了没有？”

“来了！”美丽的小姐展开妩媚的笑容，顺着走廊指向走廊尽头的一扇门，“就在里面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诸雯笑了笑，以她这些年来处世的经验，这位年轻美丽的小姐是个很好相处，很易交结的人。

果然，美丽的小姐替诸雯设想一下，叫住一位更年轻的女孩：

“小妹！带这位小姐进去，她要见董事长。”

小妹看了看诸雯，领她进入一个大门，那儿有会议长桌，有张办公桌，靠门的一角，放了几张沙发，小妹把她让在沙发上，自己到一个小间门口望了一望，再缩回来向诸雯说：

“董事长和人在谈话，你坐一下好不？”

诸雯点点头，对这枯坐的困窘有点心慌。

一门之隔，外面的忙碌与里面的寂静完全是两回事。那大步忙着的人，竟没有一个来分散一下诸雯略感紧张的情绪。诸雯喘了口气，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，好好地坐着，用打量这间会客室来排解心身处的种种不适。

坐在近门边的沙发上，见对而是两张倒列的巨大办公桌，两张宽而深的沙发转椅，转椅后是两个门，通向一大一小两隔间，隔间的是半截木料，半截半透明玻璃，沙发的这头另有两个隔间，一间显然是董事长室，另一间空着没人。一个很长很大的会议桌，占了这大房间的那一段，诸雯觉得这番布置很合心意，这个综合性的办公室，很可能就是自己今后办公的地方。她喜欢宽大的办公室，她记得有段时间，在一

个四五人小办公室里是如何的不愉快了。

原木色的隔墙与桌椅，实蓝色的地毯，暗暗透着阳光的玻璃，能爽人精神，醒人耳目，一种窗明几净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有人从董事长室出来，看到诸雯，怔了怔，到一个门里去拿了点文件又回董事长室。

在诸雯深感难堪与窘迫中，董事长室里走出两三个人来：“诸小姐来啦！”

诸雯站了起来，看清讲话的人是位六十左右，瘦瘦净净，文文雅雅，戴金边眼镜的长者。

“杨董事长！”

诸雯微微躬身，第一次见到的这位父亲的朋友，年龄好象大过父亲，不过显然比父亲温和洒脱。

“这就是我跟你们谈起的诸小姐。”杨董事长白净的脸上泛着和善的笑，他指着一位胖胖的中年人说，“这位是方总经理。这位是伍副总经理！”

伍副总经理就是报告诸雯在等候的那位青年人，四十不到的漂亮脸上是一片精明干练，他微微地笑着说：

“董事长的女秘书——诸小姐”

杨董事长想了想：

“其实，董事长没有什么事，忙的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。这样好了，诸小姐就坐在李先生对面，也可以帮助你们两位。”

“诸小姐，你就坐这个位置。”总经理威威赫赫地指着董事长室门口的这边，又向副总经理说，“少朋，那位李先生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今天晚上我再去催催他。”

“打个电话去。”总经理有点不耐烦。

“不好吧！李先生精通六国文字，我好不容易请来的，打个电话不太礼貌。”伍副总经理不以为然，脸色沉沉的。

“少朋你就催催李先生。”董事长又和诸雯说，“你今天可以上班了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诸雯非常高兴，面前三位，显然是这公司里的主脑人物，短短相处，诸雯已感到他们的各有所长，能力干劲智慧处处光芒吓人。

“那——”杨董事长领头向外走，“我们去华侨银行。”

三个人一出去，诸雯松了口气，这样的应徵是太容易了，而这三位老板都很投她的缘，她预感到在这个工作里会得益良多。

“铃！铃！”

电话铃声来自董事长室，诸雯丢下手提包，跑进董事长室。

“喂！”

“找董事长！”声音象一串急促的铃响，动人心弦。

“董事长到华侨银行去了。”

“我是陈小姐。”

“我会告诉他。”

诸雯心头充满异样感觉，放下电话，仍然怔忡地猜想着，有这么一副嗓子的人，该是如何国色天香！

在董事长厚厚的案头日历上留下陈小姐的电话。董事长室内的色彩与大间里一样，只是多了一副宝蓝色白纱的窗帘，所有的桌椅沙发比大间里的都大上一号。

走出董事长室，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环顾着这小小的天

地里，只有自己一个人。她再次对这工作环境产生满足之情，她满心舒畅地坐下，拿起案头唯一的饰物，那黑色的电话，应该向妈妈报告一下：她已正式上班了。

“总机。”

“请接三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！现在没有外线。”

放下电话，一室宁静又向她包围而来。她脱掉大衣，收好皮包，舒舒服服地陷在转椅内。忽然又精神奋发的坐直了腰，她觉得把这地方稍微布置布置一定更能投合自己的心意。

也许她正如一般人对她的看法一样，自己是位标准的职业妇女，只要一坐上办公桌，便立刻心安神定，思想集中，脑筋清醒，好象那一方桌子就是她天长地久的安身立命之处。虽然，以往的经验告诉她，她的这番情份太一厢情愿，然而，这份心情由来已久，成了习惯。尤其是现在，这样合心合意的办公室，这样精明干练的领导人，定能把这新公司引上当前社会经济起飞的航道。在这人地时俱能配合的现在，她越发地充满了信念与对工作的热诚。

办公桌的抽屉上，每一开关处都挂着钥匙，她仔细地打开屉子，有点失望，所有的屉子里连一张纸，一枝笔都找不到，她关上屉子站起身来，觉得自己非来点主动不行。她穿过空荡荡的会客室，投身到热热闹闹大办公室，她又找上那位美丽的小姐。她敲了敲柜台，伏在柜台后写字的小姐仰起鲜嫩的脸，诸雯马上礼貌地笑着。

“对不起！你贵姓？”

“我叫马月华。”她甜甜地笑着，“你有什么事，我来帮你弄。”

“向哪位领文具？我那边什么都没有。”

马小姐四处看了看：

“管总务的何先生不在，我这里有多余的，你先拿去用。”

“那不用了，等何先生来，拜托你跟他讲一讲，对了，要不要我写张领物单？”

“领物单？不要。”

“谢谢你了。”

“没……”

“铃！铃！”

里间电话铃声大作，诸雯来不及地跑了进去，在大厅中定了定神，听准了电话声来自哪一间，她又匆匆跑了进去。

“喂！”

“找伍副总经理”！一个娇娇弱弱的女子声。

“副总经理去华侨银行了，请问你是哪位？”

“没事了！”

不等诸雯再发问，就挂上了电话。

诸雯轻轻地放下听筒，有点不安，也有点奇怪，一连接到两个女人的电话。一位是理直气壮，但又不是杨太太；一位索性连姓名都不留下。诸雯环视着这间和董事长室大同小异的办公室，慢慢体会到宁静空旷中隐藏着的复杂。她应付过很多种难堪的人事，但从没牵扯进上司的私事中去过，她敏锐地意识到在现有的环境里，这些莫名其妙的电话，该是她今后工作最难应付的一项。

“笃笃！”

诸雯一抬头，马月华美丽的脸出现在副总经理室的门边。

“马小姐!”

“下班啦! 你在哪里吃饭?”

诸雯心中一阵温暖,忍不住走到月华面前,拉着她走到外间:

“我回家,你呢?”

“我们暂时在对面巷子里包伙。”

马月华边向外走,一边向诸雯道别:“我先走啦,下午见!”

“下午见。”

“小林，今天新来的那位小姐好象很能干哪！”

马月华挽着一位女同事的手，在中山北路的红灯旁等着过马路。对眼前的车来车往习惯性地视若无睹。

“好象是。”

林玲半偏着苍白脸，迷着眼，避着中午的阳光。对新来的小姐，她并没有放在心上，除了工作，除了那段缠着她又命她难堪的感情外，她的心里什么也放不下了。

“不知道结过婚没有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啦？应声虫似的！”

“我头痛。”

“又头痛！”马月华拖着她跑过人行道，“一天到晚病歪歪的，真要不得。”

“喂！你走慢一点。”

林玲半跑地追着大步前进的马月华。

“再慢菜都被人抢光了，你没见那批人已先走了老半天？”

林玲知道马月华指的“那批人”是谁，她也知道马月华不真是怕菜被抢光，她就是和“那批人”过不去，他们欺侮了小林，也等于欺侮了马月华。

果然！包伙的大厅里，别人早已团团坐好，吃着谈笑着好不热闹，马月华一看之下，饭没吃已经饱了。她把小林先

按在凳子上，自己瞪着明丽的两眼，向大家扫了一扫，可惜她的威严不能压众，反而起了挑衅的作用。“那批人”马上有了反应。

陆淑琴虚虚地按着自己的嘴，斜看着叶元宏。

“我可非得节食不可，我们家的老头子说，我怎么胖他都喜欢，就是不准胖肚子。”

叶元宏低头扒饭，并不搭腔。马月华隔着桌子抢着说：

“你的那个老头子还管得着你。”

陆淑琴冷下脸来，小眼睛中透着厉害的光：

“哎呀！小马，你管的事也太多了，我老头子是什么心肠，你都要管！夫妻之间的事，你一位小姐懂得了那么多！”

马月华放下筷子就要还回去，小林拉着她的手臂，可怜兮兮地看着她：

“小马！”

“我们走吧。”叶元宏站起来向陆淑琴说，“我要到远东百货公司去买点东西，先把你们送回公司。”

“这么点点的路，送不送没有关系。”

陆淑琴拉了张绍珪，嘻嘻哈哈，连眼角都没瞟小马、小林一下，随着叶元宏走了出去。

林玲低着头，长长的头发挡住自己的双眼，她用尽了全身的力量，强迫着自己的眼光不去追叶元宏颀长潇洒的身影。

“死不要脸！”

马月华憋不住心头火气，低低地骂了一声。再一看小林的筷子只在饭碗中拨，一口都难下咽的样子，不由更是生气，夹了一筷子菜，放在小林饭碗里：

“吃下！”

林玲索性放下了碗筷，两眼红红地说：

“我头痛，吃不下。”

“不行！非吃不可！只吃今天这一顿，从明天起，我们不包伙了。”

“小马，”林玲软软地央求着，“你别一天到晚跟人家吵架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快吃。”

“好，”小林苦笑了笑，“我吃。”

看着小林脸红筋暴地勉强地吞噎着，马月华心有不忍，她恨自己身边钱不够，否则她也和小林换个环境喝喝咖啡什么的。

好不容易，小林吞下碗饭，放下碗筷如释重负地看着马月华：

“吃完了。”

“小林，”马月华美丽的两眼怜惜地看着她的苍白，“你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”

林玲的脸上泛上点红晕：“我身体一向不好。”

“一向不好！”健美的马月华无法体会体弱多病是怎么回事，“你还没七老八十，身体不好你不会多注意点吗？饮食当心，起居当心，慢慢地自然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光有好身体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身体好了，什么都有了。”

两个意见不投，情谊却融洽的人，叽叽咕咕地走到大街上，看了看手表，时间还早，便漫无目的地逛了起来。

中山北路宽大的行人红砖道上，布满了暖暖的阳光，照得两颗年轻的心活跃了起来，脸色苍白的小林也好看多了，走在美丽耀目的马月华身边，好象一棵小草，变成了一朵小白

花。

“林小姐！”

突然身后有人叫住了她们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适才和她擦肩而过的一对国女。

“你们是叫我吗？”

林玲觉得两人很是面生，记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“你是林××的妹妹吧？”

那气质很好，但其貌不扬的女的向她们走近两步，指着身旁高大的男士说：

“我和这位王先生是你哥在美国的同学，我还到你家去看过伯母。”

“喔！”林玲自责地轻声叫着，“真对不起！我……”

“你们逛街呀？”女的抢着问。

“上班时间还早，我们随便走走。”林玲据实以告。

“这位王先生刚从国外回来，我陪他吃了顿四川菜，现在正想找个地方喝点什么，你知道哪家可以坐坐？”

“我……”林玲没主意地看着马月华：

“前面就是哥伦比亚咖啡馆。”

马月华顺手指着，她觉得那位王先生看得她有些难为情。

“啊！就在前面！”女的眼睛看着王先生，口里向她们说，“要不要一起坐坐？”

“我刚从令兄那边回来，有些口信正预备明天去带给伯母，想不到先在街上碰到林小姐，能一起去坐坐，我就可以晚一两天到府上去。”

王先生彬彬有礼，不大象刚从那随随便便的美国回来的。

“好吧！”

林玲一口答应下来。她那在美国的哥哥，显然是全家人关心的重点，不要说现在就能得知哥哥的近况，就是让她请假一天，去听听他人口中的哥哥生活点滴，也在所不惜。

“喏！我来自我介绍，我叫吴莉莉，他叫王一仁，还没请问这位小姐贵姓？”

吴莉莉两眼笑成一条线，挽着林玲走向“哥伦比亚”。

“我跟林玲是同事，我是马月华。”

月华非常自然地和王一仁走在一起，心中暗暗替吴莉莉高兴，去了一趟美国，得了个出色的男朋友。

在临窗的四人咖啡座上，吴莉莉热烈地拉着林玲坐在一起，把马月华和王一仁冷落在一边。

“其实，莉莉对林大哥的事比我清楚，就算是同样的了解，小姐们的描述，总更为详尽深刻一点。”

王一仁和马月华展开了另一组的谈话。

马月华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，只是突然之间自己内心蒙上一层阴影，大有前途茫茫不知何以自处似的。

“这间咖啡馆实在不错，你们常来？”

王一仁继续和马月华闲谈，把传递口信的差事完全交给了吴莉莉。

“不常来。”马月华摇摇头，看着和自己只一肩之隔的陌生客王一仁，不知自己怎么会和这样的人坐在一起的，“只是今天倒真想来。”

“你们工作的公司就在附近？”

“前面不远。”

“是做什么业务呢？”

“塑胶。”

“好！近来台湾的塑胶制品是越来越精进了，可惜我是一点也不懂。”

“王先生是……”

“我是个教书的。”

“啊！”

马月华又看了他两眼，难怪她觉得他和她的同事不同，这种教育界中的人，她一向无缘结识。

“王一仁，我在想，林玲大哥如果回来，可不可以到你的学校教书。”吴莉莉插了进来，多半是她一直留心这组的谈话。

“那又何必，林学的是冶金，何必教书。”

“你学的是政治，为什么不去做官，做什么系主任。”

“系主任！”

林玲和马月华大吃一惊，这看起来三十多岁的人，会是什么系主任？

“不象吧！”吴莉莉得意非凡，“一仁在美国就担任系主任，在我们留学生中可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”

“你们别听她的，事实上中国人到外国去念政治的不多，我是碰得巧了，你们想，我们有那么好政治基础，区区美国两百年的政治，不由我不比他们行了。”

王一仁谦逊的谈吐，掩不住他的敏锐聪慧，反而使人更觉得他举止儒雅。

“一仁，你现在还觉不啻吃力？”

“那方面？”

“做系主任哪！”

“吃力！我不喜欢做行政工作，我是喜欢教书。”

“你这个书呆子，难怪你找不到太太。”吴莉莉努力睁大

了小眼睛瞪着他，“我看你真得等我女儿长大了。”

马月华整个怔住了！她忍不住向王一仁直眼看去，王一仁向她温煦地一笑，象把街面那一片明媚的初春阳光尽洒在她心头。她蓦然红了脸，浑身燥热了，刚才那莫名其妙的忧虑的心，刹时间又猛烈地跳跃了起来，她努力镇定着自己，努力压制下那急急上升的笑意。